

《我与地坛》维译本中方位词“上”“下”的翻译研究

马银霜, 赵建国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8日

摘要

本研究以史铁生散文《我与地坛》的维吾尔语译本为语料, 采用认知语言学视角, 对汉语方位词“上”和“下”的维吾尔语翻译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将“上”和“下”的用法分为“实指”和“虚指”两类。在实指方面, 研究发现汉语倾向于使用独立的方位词, 而维吾尔语则主要通过位格后缀和方位名词来表达空间关系。在虚指方面, 汉语通过隐喻机制将空间概念投射到时间、数量、等级、状态等抽象领域, 而维吾尔语则更多地采用词汇转换和结构调整来实现对等表达。文章对比了两种语言在隐喻显隐性和转喻灵活性上的差异, 并最终归纳出直译、方位名词翻译、隐喻转换、意象转换、语法格和空间映射六种翻译策略, 旨在为汉维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方位词, “上”, “下”, 翻译对比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Locative Words “Up” and “Down” in the Uyghur Version of “I and the Temple of Earth”

Yinshuang Ma, Jianguo Z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26, 2026; accepted: April 27, 2026; published: May 8,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Uyghur translation of Shi Tiesheng's prose “I and the Temple of Earth” as the

corpus and adopts a cognitive linguistics perspective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locative words “up” and “down” into Uyghur. The study classifies the usage of “up” and “down” into two categories: “literal” and “figurative”. In terms of literal usage,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tends to use independent locative words, while Uyghur mainly expresses spatial relations through case suffixes and locative nouns. In terms of figurative usage, Chinese projects spatial concepts into abstract domains such as time, quantity, rank, and state through metaphorical mechanisms, while Uyghur more often achieves equivalent expressions through lexical convers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metaphorical salience and metonymic flexibility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and ultimately summarizes six translation strategies: literal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locative nouns, metaphorical conversion, image conversion, grammatical case, and spatial mapping,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hinese-Uyghur translation pract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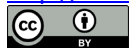
Keywords

Directional Words, “Up”, “Down”, Translation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方位词作为语言中表达空间位置关系的重要词汇,在各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不仅是信息准确传递的关键,更是促进人们有效沟通与合作的重要基石。从语言类型来看,汉语是孤立语,而维吾尔语是黏着语,关于方位词,两种语言无论是在认知习惯还是使用方法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译者并不了解汉语和维吾尔语的差异,就可能对某些行为或语言表达产生误解。清晰的空间表述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方位词,所以通过对汉维语方位词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们深入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促进交往交流的顺利开展。本文以《我与地坛》维译本为语料,从认知视角切入,研究汉语方位词“上、下”在使用上的差异和共性,为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2. 研究现状

2.1. 汉语方位词

因方位词本身的特殊性,它的相关问题研究一直是国内汉语学界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词性、词义和语法等方面。语法研究方面,学者方经民[1]在《现代汉语方位成分的分化和语法化》中,研究了汉语方位词在形式、语义和功能上的差异。语义研究方面,邢福义[2]先生《方位结构“X里”和“X中”》和金昌吉[3]的《方位词的语法功能及其语义分析》都十分具有代表性。随着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传入和人们对这项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又开始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方位词,曾传禄[4]在《汉语空间隐喻的认知分析》中通过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分析了汉语方位词在目标域中的表达形式和隐喻意义。刘丹[5]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以“上/下”为例,分析汉语方位词的多义性和语义扩展机制,强调其从空间概念到时间、状态、社会等级等抽象概念的隐喻映射。

2.2. 维吾尔语方位词

国内对维吾尔语方位词的研究资料十分有限。李遐[6]和布阿依夏·艾孜孜[7]都探讨了汉维语空间隐

喻, 比较了汉维语方位词在目标域中表达形式和隐喻意义的异同。阿依克孜·卡德尔[8]在《汉维语方位名词对比分析》中对比了汉维语方位名词在句法功能上的差异。曹建锋[9]和班学友[10]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了汉维两种语言空间概念表达形式的异同。

3. 案例分析

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体系中, 方位词的认知模式分为实指和虚指两大类[10]。实指是对方位词原型语义的体现, 指向具体的物理空间方位。例如, 在“桌子上面”这个表述中, “上”直接指代物体在垂直维度中相对于参考点的高处位置, 是对空间关系的客观描述。虚指则通过隐喻映射, 将空间方位概念拓展至抽象领域, 形成非空间性的象征意义。例如, 在“上级领导”这一表述中, “上”不再指向实际的空间高位, 而是喻指社会组织中的更高等级或权威, 表达了社会层级与权力关系的抽象概念。在当代西方认知语言学看来, 隐喻本质上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现象, 而是一种认知机制[11]。人们在日常语言中使用的种种隐喻表达, 实则是内在隐喻性概念系统的外显。因此, 本研究旨在通过具体实例, 系统分析汉维翻译中“上”与“下”这一对方位词的两种功能: 一是表示实指性的空间方位关系, 二是体现虚指性的隐喻与转喻投射。

3.1. “上” “下” 表实指

在实指表达方面, 汉语方位词“上”“下”主要用于表示具体的空间方位关系, 而维吾尔语则通过位格后缀和方位名词来表达相应的空间概念。

3.1.1. “上” 表实指

(1) 不接触的空间方位

指某一对象位于名词所指事物的上方, 但二者之间不存在接触关系。例如:

例 1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kopkøk asmanda arşimaqlar bulutlar zıyjer.

从不接触的上方空间来看, 汉语“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中的“天上”表示物体位于天空这一参照物的下方空间, 二者不存在接触关系, 维吾尔语将其译为“asmanda”, 使用位格后缀“-da”来表达这一空间方位关系。

(2) 内部接触的空间方位

指某一对象位于名词所指事物的内部, 并与该事物的内部表面(通常为底面)接触。此类用法中, 名词多为火车、飞机、汽车等交通工具。例如:

例 2 谢天谢地, 车上挺空。

helimu jaxşı, pojezda nurxun bof orun bar iken.

在内部接触的空间方位表达中, 汉语“车上挺空”的“车上”指的是交通工具内部空间, 物体与车厢内部表面接触, 维吾尔语译为“pojezda”, 同样使用位格后缀表达内部方位关系。

(3) 外部接触的空间方位

指某一对象位于名词所指事物的外部表面, 并与该事物的某一表面接触。根据接触面的不同, 可进一步分为上表面接触和侧表面接触两种情况。例如:

例 3 露水在草叶上滚动。(上表面接触)

febnemler ot-föp jopurmiqda domilap.

例 4 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侧表面接触)

derwaza teminiñ ystidiki közni qamaşturdıkan qeniñ qizil rəñ suslaşqan.

对于外部表面接触关系, 汉语呈现出更为细致的区分。上表面接触如例 3 “露水在草叶上滚动”, 维吾尔语译为 “jəbnemler ot-tjöp jopurmiqda domilap”, 使用位格 “-da” 表达接触关系。侧表面接触如例 4 “门壁上炫耀的朱红”, 维吾尔语译为 “derwaza teminiñ ystidiki”, 这里使用了方位名词 “ysti” (表面) 加上属格和限定后缀, 更明确地强调物体附着于垂直表面的空间关系。

3.1.2. “下” 表实指

(1) 物体位于下方且不接触

例 5 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

men ditən baqşısidiği herbir typ derəxniñ tyvige berip baqqan.

(2) 物体位于下方且不接触, 但参照物远高于物体

例 6 白云下面马儿跑……

aq bulutlar astida arşimaqlar tşepisar...

(3) 物体位于下方且接触, 但不附着

例 7 惟独那 “球场” 早被压在一家饭馆和一座公厕下面。

peqet heliqi “top mejdani” la bir aşıpuzul bilen jəne bir ammivi hadzətxaniniñ astida qalqandı.

在 “下” 的实指表达方面, 例 5 中汉语 “树下” 表示物体位于参照物的正下方且不接触, 维吾尔语使用方位名词 “tyvi” (底部) 加向格后缀, 精准表达正下方的空间方位。对于覆盖关系, 例 6 “白云下面马儿跑”, 汉语 “下面” 表示参照物远高于物体且形成覆盖, 维吾尔语使用方位名词 “asti” (下方) 加位格后缀。压迫接触关系如例 7 “被压在一家饭馆和一座公厕下面”, 维吾尔语同样使用 “asti” 表达被覆盖和被压迫的空间状态。

从语法形式上看, 汉语方位词 “上” “下” 作为独立词汇, 与名词组合成 “名词 + 上/下” 的固定结构, 语义明确。维吾尔语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达方位关系: 一是使用位格后缀 “-da/-de” 表示一般性空间方位, 二是使用方位名词 “ysti” (表面)、 “tyvi” (底部)、 “asti” (下方) 等加上相应的格标记, 表达更为精准的空间关系。

3.2. “上” “下” 表虚指

在虚指表达方面, 汉语方位词 “上” “下” 通过隐喻机制投射到时间、数量、等级、范围、状态等抽象领域, 维吾尔语则根据目标语的认知习惯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3.2.1. 时间和次序的隐喻内涵

例 8 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

aramnıñ jigirme jafqa barqanda tosattin palətf bolup qalqan bir oğli bar idi.

例 9 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

u jəkşenbe kyni tşyftyn burun idi.

例 10 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

kallağa derru heliqi dehqanniniñkige oşlaf.

例 11 平心静气地想一会儿什么, 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

hef'ij bolmıxandek neminidur ojlıkaniŋe birdem turuwelip, jene kejkinki elli-atmıj metirliq menzilge qarap maŋatti.

从时间隐喻来看, 例 8 汉语“二十岁上”中的“上”表示时间节点的到达, 维吾尔语使用向格后缀“-qa”表达时间上的到达义。例 9“上午”一词中, “上”表示时间顺序中的前半段, 维吾尔语译为“tjyŋtyn burun”, 直译为“中午之前”, 采用参照点加方位词的方式表达时间顺序。例 10“马上”中的“上”表示动作的即时性, 维吾尔语用副词“derru”直接表达。例 11“下一个”中的“下”表示时间上的后续, 维吾尔语译为“kejkinki”, 使用形容词“后面的”来表达时间顺序。

3.2.2. 数量的隐喻内涵

例 12 二十岁上下的人。

jigirme jaŋniŋ ɵptŋorisidiki jaŋlar.

例 13 因此我至少要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

ŋuŋa meniŋ hef'bulmıxanda bir metir toqsandin egiz kelidıkan bedinim bolıdu.

在数量隐喻方面, 例 12 汉语“二十岁上下”中的“上下”表示大致范围, 维吾尔语使用“ɵptŋorisi”(周围、周边)表达范围义。例 13“一米九以上”中的“以上”表示数量上的超越, 维吾尔语采用“-din egiz”(比……高)的比较结构表达数量上的超出。

3.2.3. 等级和地位等的隐喻内涵

例 14 它不想在众人之上。

u awamniŋ ystıde juruŋni xıjalmajdu.

例 15 可是我非常明白, 后来者居上是最应该庆祝的事。

lekin, kejkinki kiŋniŋ ystynlykni igiliŋi eŋ tebrikleŋke tegiŋlik iŋ ikenlikini maŋa nahajiti tjyŋyniŋlik idi.

例 16 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

eŋer rezillik we iplaŋliq bolmısa.

例 17 是不是生命的所有段落都会落此下场啊?

ŋuniŋ bilen haŋatıniŋ barliq basqutlarda ŋundaq aqıwetke qalarsınmu?

等级与地位隐喻是方位词虚指使用的重要领域。例 14 中, “不在众人之上”的“上”表地位优越, 维吾尔语同样使用方位词“ystide”(上面)直译, 体现了“上 = 地位高”的共性隐喻。例 15 中, “后来者居上”中的“上”表示地位优越, 维吾尔语使用“ystynlyk”(优越性)这一抽象名词表达地位优势。例 16 中, “卑下”中的“下”表示道德品质低劣, 维吾尔语使用“肮脏”这一隐喻表达道德层面的低下。例 17 中, “下场”的“下”隐喻不佳的结局或地位跌落, 维吾尔语用“aqıwetke qalmaŋ”(落到……结局)表达, 虽未直接使用方位词, 但“qalmaŋ”(落、留)与汉语“落”在空间动作上形成对应, 共同传递了“下 = 负面结果”的隐喻内涵。

3.2.4. 范围的隐喻内涵

例 18 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

apamniŋ bu gepi emelijette ɵz-ɵzige bergen tesellisi iken.

例 19 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

izŋil ɵzini dynjadiki eŋ beŋtsiz adem dep qarajtti.

例 20 墙里是一户善良人家, 飞来物在我们的夹告下最多被扣压十分钟。

tamniñ itfide olturdıkanlar aq köñyl kiñiler bolkatıqa, ularniñkige utıup tıyıkken top eñ köp bolında on minutla tutup qelinatti.

例 21 如果我老了, 以下的话各位就把它随便当成什么风刮过去拉倒。

eğer erip qalğan bolsa, tawendiki geplerni köptilikniñ xalıkanıñe qandaqtur jamal uzup orywetken qatarida köryjini tefsije qilmen.

范围隐喻方面, 例 18 汉语“实际上”中的“上”表示抽象范围, 维吾尔语使用位格后缀“-te”表达“在实践方面”的抽象范围。例 19 “世上”中的“上”表示世界范围, 维吾尔语使用方位词“-diki”表达“在世界中的”范围义。例 20 中, “墙里”的“里”表示物理空间范围, 维吾尔语使用“tamniñ itfide”(墙的内部), 同样以空间方位词“itfide”表达内部范围, 此处维汉采用相同的空间范围隐喻。例 21 “以下的话”中的“以下”表示文本顺序中的后续部分, 维吾尔语使用“tawendiki”(下方的)这一空间隐喻表达文本顺序。

3.2.5. 状态的隐喻内涵

例 22 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还得上班。

u bařqa waqıtlarda iřqa barsa kerek.

例 23 园子里活跃一阵, 过后便沉寂下来。

bařqiniñ itji bir meheli dzannilinip ketetti, andin jene dzimdzit bolup qalatti.

例 24 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

tamniñ ystidin qıjpař tıyıkken altun reñ qujař nuri bařqiniñ salqın we qarañku muhitini jorutıqa bařlızan.

例 25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

emdi qalğani qandaq jafař mesilisi.

状态隐喻方面, 例 22 “还得上班”中的“上”表示动作的开始或进行, 维吾尔语使用“barmaq”(去)这一动词表达动作的进行。例 23 “沉寂下来”中的“下来”表示状态的变化和持续, 维吾尔语使用“bolup qal-”(变成并保持)这一体貌结构表达状态变化。例 24 “斜切下”中的“下”表示动作的方向, 维吾尔语使用“tıyık-”(落下)这一动词表达动作方向。例 25 “剩下的”中的“下”表示剩余状态, 维吾尔语使用“qal-”(剩下)这一动词表达状态结果。

4. 结语

从认知机制来看, 汉维两种语言在方位词的实指与虚指表达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空间认知层面, 汉语依赖“上”“下”这两个独立方位词构建空间关系, 语义明确且结构固定; 维吾尔语则通过格标记和方位名词的组合表达空间关系, 形式更为多样, 语法化程度更高。

在隐喻投射机制上, 汉语大量使用方位词直接构建抽象概念, 方位词的隐喻用法显性且系统, 如“上午”等表达中, “上”直接参与抽象概念的构建。维吾尔语在处理这些隐喻表达时, 往往采用抽象词汇或具体结构替代方位词, 如“上午”译为“中午之前”, 隐喻表达更为隐性, 更依赖目标语固有的认知模式。

在转喻机制方面, 汉语方位词可以灵活地转指事物本身, 如“车上”可转指“车内的空间”, 维吾尔语则需要通过具体名词和格标记的组合来表达, 转喻的灵活性相对较低。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归纳出汉维翻译中处理方位词“上”“下”的几种主要策略。

一、直译策略

该策略指将汉语方位词“上/下”直接对应为维吾尔语的位格后缀“-da/-de”或方位词“ystide/asti”等,保留原文的空间意象。适用于空间接触关系(如“车上”译为“pojezda”)以及社会等级隐喻中认知共通的表达(如“众人之上”译为“awamniñ ystyde”),此时维汉在“上=地位高”的隐喻上具有一致性。

二、方位名词策略

当需要精准表达正上方、正下方、距离或覆盖等空间关系时,汉语“上/下”的语义粒度不足以满足表达需求,维吾尔语则选用词义更精细的专用方位名词,如“tyvi”(底部)、“asti”(下方)、“ysti”(上方)。例如“树下”译为“dæreçniñ tyviçe”(树的底部/下方)。该策略体现了维吾尔语方位词词类分化更细的特点。

三、隐喻转换策略

该策略改变隐喻的源域或表达方式,将汉语的空间方位隐喻转换为维吾尔语中功能相当但形式不同的表达。适用于时间、数量、状态、结果等抽象域,尤其是汉语用静态方位而维吾尔语改用动态结构时。该策略下可包含一个子类——空间动作策略,如“落此下场”中的“下”隐喻负面结果,维吾尔语译为“aqiwetke qalmaq”(落到……结局)，“qalmaq”包含“留下、落入”的空间动作义,与汉语“落”形成认知对应,但并未保留“下”的垂直方向义,而是以“到达某一状态”的整体动作隐喻替代。此外,时间表达如“二十岁上”不宜直译为“jafta”,而应采用“jigirme jafqa barında”(到二十岁时)或“jigirme jafin eñip”(超过二十岁)等动态结构,也属于该策略的典型应用。

四、意象转换策略

该策略保留隐喻功能(如表达道德评价),但替换为不同的意象图式。适用于等级与地位中道德、品质评价的表达,且当汉语的空间隐喻在维吾尔语中缺乏直接对应时。例如“卑下”中的“下”隐喻道德低劣,维吾尔语译为“iplaflıq”(肮脏),将空间隐喻转为洁净度隐喻。此类转换反映了不同文化对道德评价的意象图式差异,虽损失了汉语中明确的空间指向性,但依赖语境可补足语义。

五、语法格策略

该策略忽略“上/下”的词汇意义,仅用维吾尔语的位格后缀“-te”等语法格标记来传达抽象的“在……方面/范围内”的语义关系。适用于范围与领域类抽象表达,此时汉语方位词已高度虚化,几乎无空间意义。例如“实际上”中的“上”表示抽象范围,维吾尔语译为“emelijette”(在实践方面),采用同属抽象格的位格后缀,实现了功能对等。再如“世上”译为“dynjadiki”(世界中的),虽未保留“上”的隐喻,但符合维吾尔语“空间+位格”的惯用表达,若直译为“dynjaniñ ystide”则会产生“在世界表面”的空间义,属误译。

六、空间映射策略

该策略保留汉语“上/下”的空间隐喻框架,将抽象范畴直接映射为垂直空间关系,维汉表达方式高度一致。适用于文本顺序、篇章结构等抽象顺序关系。例如“以下的话”译为“töwendiki gepler”(下边的话)。维汉均将文本序列空间化为“上→前、下→后”或“上→先、下→后”的垂直隐喻,该策略可直接沿用,不易产生歧义。但需注意,汉语“以下”在正式文本中还可包括本句及后续内容,而维吾尔语“töwendiki”更倾向于指“紧接着的下文”,范围界定略有差异,可能引起篇章理解上的细微偏差。

本文仅以《我与地坛》为例展开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可更多关注对现代汉语方位词的共时和历史性的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 [1] 方经民. 现代汉语方位成分的分化和语法化[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2): 5-15+2.

-
- [2] 邢福义. 方位结构“X里”和“X中”[C]//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1996: 217-228.
- [3] 金昌吉. 方位词的语法功能及其语义分析[J].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3): 22-26.
- [4] 曾传禄. 汉语空间隐喻的认知分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2): 31-35.
- [5] 刘丹. 方位词“上、下”的认知语义分析[J].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 35(1): 49-54.
- [6] 李遐. 从认知角度看汉维语空间隐喻[J]. 语言与翻译, 2009(3): 29-32.
- [7] 布阿依夏·艾孜孜. 维吾尔语空间隐喻及其汉译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喀什: 喀什大学, 2019.
- [8] 阿依克孜·卡德尔. 汉维语方位名词对比分析[J]. 语文学刊, 2012(15): 33-34.
- [9] 曹建锋. 汉维语方位词的比较及翻译浅析[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 2014.
- [10] 班学友. 方位词的汉译维及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伊宁: 伊犁师范学院, 2018.
- [11]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31(4): 7-15.